

缅怀启贤二三事

万典武

著名经济学家、武汉大学著名教授曾启贤同志离开我们已 10 年了。他和我是武大经济系同班同学(1941- 1945), 以后又共读研究生。相交数十年, 我写些他的治学、为人、交友等方面的突出优点, 以缅怀这位学者的光辉一生。

一、孜孜不倦的头名“状元”

1941 年刚进武大时(当时迁校在四川乐山), 正是抗战的相持阶段, 经济极度困难, 物价飞涨, 他和我同是流亡学生。但他有经济来源, 我则全靠“兼差”(打工)维持学业。最初, 我们只是上课时见面打个招呼寒暄几句。他虽生活宽裕, 但不像少数纨绔子弟嬉戏玩乐只图混张文凭。他文静端庄, 聪慧敏锐, 学习勤奋。不到一年, 他就成为班上的优秀学生, 各科成绩总是名列前茅。大学毕业时, 他是班上头名状元, 第二名是杨淑湘校友, 我忝居第三。由于彼此都在系统地阅读古典经济学奠基人 A · Smith, D · Ricardo 等人的原版著作, 有时也作些学问上的交谈。当时经济系的师生有个纯学术性的小社团叫“珞珈经济学社”, 只吸收极少数学习特别优异的学生参加, 他在我之先已被吸收, 我大致是三年级才参加的。这样, 我们就接触较多了, 共同探讨一些经济学上的问题, 交流学习方法和心得体会。他智商极高, 说话慢条斯理, 却常有独到见地。我们同时考上了武大经济系的研究生, 在乐山是研究生第一学年, 同住在叮咚街(街名)的学生宿舍, 这时谋面的次数就更多了。他还是孜孜不倦地“啃”书本, 当时我们喜欢用“啃”这个生动的词表述苦读大部头名著, 这是很贴切的。按照导师的建议, 研究生一年级我们当时共同“啃”的是新古典学派代表人物 A · Marshall 的《经济学原理》, 一本 800 多页的英文原著。1947 年初我回到已迁回珞珈山的武大读完研究生, 启贤自愿多读一年, 7 年大学生涯, 苦读名著和认真学习每门功课, 为启贤日后成为深有造诣的学者打下了厚实的学识根基。

二、纯真的爱情

启贤不仅以学习优秀名噪全校, 而且一入校他就有位灵巧美丽的女友丁莹常相伴而引人注目。丁莹同学与启贤同系同班, 他们是表兄妹。外貌、个儿、素质、学识都极般配。大学毕业后, 他们结了婚, 建立了美满的家庭, 无人不羡慕。我离开武大后, 没有再见过丁莹同学, 粉碎“四人帮”后我到母校见到启贤时, 丁莹同学正重病卧床, 已经不太认识人了, 我要去看看她, 启贤婉言谢绝。细想起来, 启贤是想把丁莹的美好形象永远留在人们记忆中。启贤孤居后, 我们多次在珞珈山见面。当时他是经济系主任, 请我给學生作过报告, 也同老师们开过座谈会。私下我一再劝说他应该重新安排家庭生活。那时我已听王治柱教授(也是我和启贤的同系同班)等校友告诉我, 他一直怀念着丁莹, 连丁莹的骨灰盒也放在床头枕边。有一年还专门到四川乐山他们

结伴学习和游玩过的旧地重温往日情谊。一位多么忠贞痴情的男子。1986 年的一天, 启贤来北京, 我邀他和董辅初同志(著名经济学家, 1950 年武大经济系毕业)在我家吃便饭。我和老董事先商量好劝他重组家庭, 有个伴互相照顾, 而且有目标地谈到一位彼此早就熟悉的女同志。可他坚决不同意, 事后我又劝过, 也未成功。天下无十全十美的事, 启贤的忠贞爱情, 也带来了不幸。他们的后代生理有缺陷, 这可能是受近亲上加亲的传统影响结婚的结果。特别是启贤晚年独居, 有次胃大出血, 身边无人, 险些丧命。他只活到六十几岁, 与无老伴相互照顾不无关系。当然, 总的说, 启贤的纯真爱情是令人景仰的, 他同丁莹成双成对的美丽身影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。

三、诚挚的友谊

我和启贤几十年的友谊是深沉的, 心灵相通, 不显得那么热烈, 或许正如“君子之交淡如水”这句古语所讲的那种高雅状态。这同各人个性和经历不无关系, 但更重要的是那个嫌弃“臭老九”的时代大背景所使然。可也正是“时穷节乃见”, 启贤在“文革”中为解除我的冤案做了一件大好事。我是在中共中央东北局(当时在沈阳)经受文化大革命的“洗礼”的, 为一句并不错的话因派性被打成了“现行反革命”。于是, 好事者大作文, 进而追查我的历史。查到 1947 年我在武大五月的“反饥饿反内战”大游行中当过副总指挥, 而胡编“六·一”惨案的当时我却不在现场, 是打入进步学生运动的“历史反革命分子”。调查者飞机火车来回跑, 多数人证明我在惨案的现场, 也有个别人说不在。启贤当然是被调查的证人之一, 他肯定我在现场。可调查者不久又来武大蛮横无理地追问启贤。他急中生智, 想到自己的日记中是否有记载, 于是翻箱倒柜地一查, 1947 年 6 月 1 日“六·一”惨案当日他的日记上果然有这样一句:“典武率领同学冲出宿舍, 从囚车上抢救被抓的同学……”。他把厚厚的一大堆日记本拿给调查者看, 纸张、笔迹、本子都显示完全是当时的真物。调查者也服了, 说:“这是我们至今找到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”。于是, 批斗我们的人们也就不再追查我在武大时那段历史问题了。事后启贤同我谈及此事, 只是平静恬淡地叙述经过, 丝毫无表功一类的意思。特别是当谈到有人作证说我不在现场时, 虽然听调查人提到过这位校友的名字, 他却主动地说就不必说是谁了。在老同学间这样宽容和保护别人, 维护老同学间的友谊, 这又是一种多么高尚的风格和道德情操。

一滴水知大海。上面的一些点滴事情, 充分反映了启贤在学识、人品、爱情、友谊诸方面具有极高的素质, 是一位高风亮节的学者, 值得我们永远缅怀和学习。

(作者单位: 中国商业经济学会 北京 100045)

(责任编辑: 曾国安)